

第二十三回

三藏不忘本

四聖試禪心

奉法西來道路賒，秋風淅淅落霜花。乖猿牢鎖繩休解，劣馬勤兜鞭莫加。木母金公原自合，黃婆赤子本無差。咬開鐵彈真消息，般若波羅到彼家。

這回書，蓋言取經之道，不離乎一身務本之道也。

却說他師徒四衆，了悟真如，頓開塵鎖，自跳出性海流沙，渾無罣礙，竟投大路西來，歷遍了青山綠水，看不盡野草閑花。真個也光陰迅速，又值九秋。但見了些——

楓葉滿山紅，黃花耐晚風。老蟬吟漸懶，愁鬢思無窮。荷破青紈扇，橙香金彈叢。可憐數行鴈，點點遠排空。

正走處，不覺天晚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如今天色又晚，却往那裏安歇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話差了。出家人餐風宿水，臥月眠霜，隨處是家，又問那裏安歇，何也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可知道你走路輕省，那裏管別人累墜？自過了流沙河，這一向爬山過嶺，身挑着重擔，老大難挨！須是尋個人家，一則化些茶飯，二則養養精神，纔是個道理。」

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你這般言語，似有埋怨之心。還像在高老莊倚懶，不求福的自在，恐不能也。既是秉正沙門，須是要吃辛苦，纔做得徒弟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看這擔行李多重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自從有了你與沙僧，我又不曾挑着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看看數兒麼？」

「四片黃藤篾，長短八條繩。又要防陰雨，氈包三四層。匾担還愁滑，兩頭釘上釘。」

銅鑲鐵打九環杖，篾絲藤纏大斗篷。

「似這般許多行李，難爲老豬一個逐日家担着走，偏你跟師父做徒弟，拿我做長工！」行者笑道：「馱子，你和誰說哩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與你說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錯和我說了。老孫只管師父好歹，你與沙僧，專管行李馬匹。但若怠慢了些兒，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！」八戒道：

『哥啊，不要說打，打就是氣力欺人。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，你是定不肯挑；但師父騎的馬，那般高大肥盛，只馱着老和尚一個，教他帶幾件兒，也是弟兄之情。』

行者道：『你說他是馬哩！他不是凡馬，本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，喚名龍馬三太子。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，被他父親告了忤逆，身犯天條，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；他在那麼愁澗，久等師父，又幸得菩薩親臨，却將他退鱗去角，摘了項下珠，纔變做這匹馬，願馱師父往西天拜佛。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，你莫攀他。』

那沙僧聞言道：『哥哥，真個是龍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是龍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我聞得古人云：『龍能噴雲噴霧，播土揚沙；有巴山捫嶺的手段，有翻江攪海的神通。』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要他快走，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。』

好大聖，把金箍棒一搭，萬道彩雲生。那馬看見拿棒，恐怕打來，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，颼的跑將去了。那師父手軟勸不住，儘他劣性，奔上山崖，纔大達迤步。師父喘息始定，抬頭遠見一簇松陰，內有幾間房舍，着實軒昂。但見：

門垂翠柏，宅近青山。幾株松冉冉，數莖竹班班。籬邊野菊凝霜艷，橋畔幽蘭映水丹。粉牆泥壁，磚砌圍園。高堂多壯麗，大厦甚清安。牛羊不見無雞犬，想是秋收農

事關

那師父正按辮徐觀，又見悟空兄弟方到。悟空道：「師父不曾跌下馬來麼？」長老罵道：「悟空這潑猴，他把馬兒驚了，早是我還騎得住哩！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師父莫罵我，都是猪八戒說馬行遲，故此着他快些。」那獸子因趕馬，走急了些兒，喘氣噓噓，口裏唧唧噥噥的鬧道：「罷了罷了！見自肚，別腰鬆，擔子沉重，挑不上來，又弄我奔波波的趕馬！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啊，你且看，那壁廂有一座莊院，我們却好借宿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急抬頭舉目而看，果見那半空中慶雲籠罩，瑞靄遮盈；情知定是佛仙點化，他却不敢泄漏天機，只道：「好好好！我們借宿去來。」

長老連忙下馬，見一座門樓，乃是垂蓮象鼻，畫棟雕梁。沙僧歇了擔子，八戒牽了馬匹，道：「這個人家，定是個富實之家。」行者就要進去。三藏道：「不可，你我出家人，各自避些嫌疑，」

切莫擅入。且自等他有人出來，以禮求宿，方可。」八戒拴了馬，斜倚牆根之下。三藏坐在石磴上。行者沙僧，坐在臺基邊。久無人出，行者性急，跳起身，入門裏看處，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，簾櫳高控，屏門上，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；兩邊金漆柱上，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，上寫着：「絲飄弱柳平橋晚，雪點香梅小院春。」正中間，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几，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；上有六張交椅；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。

行者正然偷看處，忽聽後門內有脚步之聲，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，嬌聲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，擅入我寡婦之門？」慌得個大聖喏喏連聲道：「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，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。一行四衆，路過寶方，天色已晚，特奔老菩薩檀府，告借一宵。」那婦人笑語相迎道：「長老，那三位在那裏請來？」行者高聲叫道：「師父，請進來耶。」

三藏纔與八戒，沙僧，牽馬挑擔而入。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，八戒睜眼偷看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穿一件織錦官綠紵絲襖，上置着淺紅臂甲；繫一條結綵鵝黃錦繡裙，下映着高

底花鞋。時樣鬍髻，卓紗漫，相襯着二色盤龍髮；宮樣牙梳，朱翠晃，斜簪着兩股釧。金釵雲鬢，半蒼飛鳳翅，耳環雙墜，寶珠排，脂粉不施，猶自美，風流還似少年才。

那婦人見了他三衆，更加欣喜，以禮邀入廳房。一一相見禮畢，請各銜坐看茶。那屏風後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，托着黃金盤，白玉盞，香茶噴暖氣，異果散幽香。那人綽綽袖，春筍纖長，擊玉盞，傳茶上奉；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，又吩咐辦齋。三藏啟手道：『老菩薩，高姓？貴地是甚地名？』婦人道：『此間乃西方東印度之地。小婦人娘家姓賈，夫家姓莫。幼年不幸，公姑早亡，與丈夫守承祖業。有家貨萬貫，良田千頃。夫妻們命裏無子，止生了三個女孩兒。前年大不幸，又喪了丈夫。小婦居孀，今歲服滿。空遺下田產家業，再無個眷族親人，只是我娘女們承領。欲嫁他人，又難捨家業。適承長老下降，想是師徒四衆。小婦娘女四人，意欲坐山招夫，四位恰好。不知尊意肯否如何？』

三藏聞言，推聲妝啞，瞑目寧心，寂然不答。那婦人道：『舍下有水田三百餘畝，旱田三百餘頃，山場果木三百餘頃；黃水牛有十餘隻；况驛馬成羣，豬羊無數；東南西北，莊堡草場，共有

六七十處；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，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；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銀；勝強似那錦帳藏春，說甚麼金釵兩行？你師徒們若肯同心轉意，招贅在寒家，自自在在享用榮華，却不強如往西勞碌？」

那三藏也只自如痴如蠢，默默無言。那婦人道：『我是丁亥年，三月初三日酉時生。故夫比我年大三歲，我今年四十五歲。大女兒名真真，今年二十歲；次女兒名愛愛，今年十八歲；三小女名憐憐，今年十六歲；俱不曾許配人家。雖是小婦人醜陋，却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，女工針指，無所不會。因是先夫無子，即把他們當兒子看養，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，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。雖然居住山莊，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，料想也配得過列位。長老若肯放開懷抱，長髮留頭，與舍下做個家長，穿綾着錦，勝強如那瓦鉢緇衣，芒鞋雲笠！』

三藏坐在上面，好便似雷驚的孩子，雨淋的蝦蟆，只是呆呆掙掙，翻白眼兒打仰。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，這般美色，他却心癢難撓，坐在那椅子上，一似針戳屁股，左扭右扭的，忍耐不住，走上前，扯了師父一把，道：『師父，這娘子告誦你話，你怎麼佯佯不睬？好道也做個理會是。』

那師父猛抬頭，咄的一聲，喝退了八戒道：「你這個孽畜！我們是個出家人，豈以富貴動心，美色留意成甚道理！」那婦人笑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出家人有何好處？」三藏道：「女菩薩，你在家人有何好處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長老請坐，等我把在家人好處，說與你聽。怎見得有詩爲証：」

「春裁方勝着新羅，夏換輕紗賞綠荷；秋有新菖香糯酒，冬來暖閣醉顏酡；四時愛用般般有，八節珍羞件件多。襯錦鋪綾花燭夜，強如行腳禮彌陀。」

三藏道：「女菩薩，你在家人享榮華，受富貴，有可穿，有可吃，兒女團圓，果然是好；但不知我出家的人，也有一段好處。怎見得有詩爲證：」

「出家立志本非常，推倒從前恩愛堂。外物不生閑口舌，身中自有好陰陽。功完行滿朝金闕，見性明心返故鄉。勝似在家貪血食，老來墜落臭皮囊。」

那婦人聞言，大怒道：「這潑和尚無禮！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，就該叱出，我倒是個真心實意，要把家緣招贅汝等，你倒反將言語傷我。你就是受了戒，發了願，永不還俗，好道你手下

人，我家也招得一個。你怎麼這般執法？」

三藏見他發怒，只得者者謙謙，叫道：「悟空，你在這裏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，教八戒在這裏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不要栽人麼。」大家從長計較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兩個不肯，便教悟淨在這裏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你看師父說的話，弟子蒙菩薩勸化，受了戒行，等候師父，自蒙師父收了我，又承教誨，跟着師父還不上兩月，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，怎敢圖此富貴？寧死也要往西天去，決不幹此欺心之事。」

那婦人見他們推辭不肯，急抽身轉進屏風，撲的把腰門關上。師徒們撇在外面，茶飯全無，再沒人出。八戒心中焦燥，埋怨唐僧道：「師父忒不會幹事，把話通說殺了你好道，還活着些腳兒，只含糊答應，哄他些齋飯吃了，今晚落得一宵快活。明日肯與不肯，在乎你了。似這般關門不出，我們這青灰冷灶，一夜怎過？」

悟淨道：「二哥，你在他家做個女塔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，不要栽人。——從長計較。」行者道：「計較甚的？你要肯，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，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塔。他家這

等有財有寶，一定倒陪妝奩，整治個會親的筵席。我們也落些受用，你在此間還俗，却不是兩全其美？」八戒道：「話便也是這等說，却只是我脫俗又還俗，停妻再娶妻了。」

沙僧道：「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還不知他哩，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。因被老孫降了，——他也曾受菩薩戒行，——沒及奈何，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，所以棄了前妻，投師父往西拜佛。他本是離別的久了，又想起那個勾當，却纔聽見這個勾當，斷然又有此心。——馱子，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。只是多拜老孫幾拜，我不檢舉你就罷了。」

那馱子道：「胡說胡說！大家都有此心，獨拿老豬出醜。常言道：『和尚是色中餓鬼。』那個不要如此？都這般扭扭捏捏的拿班兒，把好事都弄得裂致了。如今茶水不得見面，燈火也無，——人雖熬了這一夜，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馱人，又要走路，再若餓上這一夜，只好剝皮罷了。你們坐着，等老豬去放放馬來。」

那馱子虎急急的，解了韁繩，拉出馬去。行者道：「沙僧，你且陪師父這裏坐，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裏放馬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看便去看他，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

曉得。」這大聖走出廳房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紅蜻蜓兒，飛出前門，趕上八戒。

那馱子拉着馬，有草處且不教吃草，啞啞啞啞的，趕着馬，轉到後門首去，只見那婦人，帶了三個女子，在後門閑站着看菊花兒耍子。他娘女們看見八戒來時，三個女兒閃將進去，那婦人竚立門首道：「小長老，那裏去？」這馱子丟了韁繩，上前唱個喏，道聲：「娘，我來放馬的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師父忒弄精細，在我家招了女婿，却不強似做掛搭僧，往西躡路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他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，不敢有違君命，不肯幹這件事。剛纔都在前廳上栽我，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，——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也不嫌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，招一個倒也罷了；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。」八戒道：「娘，你上覆令愛，不要這等揀漢。想我那唐僧，人才雖俊，其實不中用。我醜自醜，有幾句口號兒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怎的說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——」

「雖然人物醜，勤緊有些功；若言千頃地，不用使牛耕。只消一頓鈿，佈種及時生。」

沒雨能求雨，無風會喚風。房舍若嫌矮，起上二三層。地下不掃掃一掃，陰溝不通。

通一通。家長理短諸般事，踢天弄井我皆能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既然幹得家事，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。看不尷尬，便招你罷。」八戒道：「不用商量，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，幹與不幹，都在於我。」婦人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等我與小女說。」看他閃進去，撲的掩上後門。八戒也不放馬，將馬拉向前來。怎知孫大聖已一一盡知，他轉翅飛來，現了本相，先見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悟能牽馬來了。」長老道：「馬若不牽，恐怕撒歡走了。」行者笑將起來，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八戒道：「無甚好草，沒處放馬。」

少時間，見馱子拉將馬來拴下，長老道：「你馬放了？」八戒道：「無甚好草，沒處放馬。」行者道：「沒處放馬，可有處牽馬麼？」馱子聞得此言，情知走了消息，也就垂頭努嘴，半晌不言。又聽得呀的一聲，腰門開了，有兩對紅燈，一副提爐，香雲靄靄，環珮叮叮，那婦人帶着三個女兒，走將出來，叫真真，愛愛，憐憐，拜見那取經的人物。那女子排立廳中，朝上禮拜。果然也生得標致。但見他——

一個個蛾眉橫翠，粉面生春。妖嬈傾國色，窈窕動人心。花鈿顯現多嬌態，繡帶飄飄迴絕塵。半含笑處櫻桃綻，緩步行時蘭麝噴。滿頭珠翠，顛巍巍，無數寶釵簪；遍體幽香，嬌滴滴，有花金縷細。說甚麼楚娃美貌，西子嬌容？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，月裏嫦娥出廣寒！

那三藏合掌低頭，孫大聖佯佯不睬，這沙僧轉背回身。你看那豬八戒，眼不轉睛，淫心紊亂，色胆縱橫，扭捏出悄語，低聲道：「有勞仙子下降，娘，請姐姐們去耶。」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，將一對紗燈留下。婦人道：「四位長老，可肯留心着那個配我小女麼？」悟淨道：「我們已商議了，着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，不要栽我，還從衆計較。」行者道：「還計較甚麼？你已在後門首說合的停停當當，「娘」都叫了，又有甚麼計較？師父做個男親家，這婆兒做個女親家，等老孫做個保親，沙僧做個媒人，也不必看通書，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，你來拜了師父，進去做了女婿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弄不成！弄不成！那裏好幹這個勾當！」

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不要着惱。你那口裏「娘」也不知叫了多少，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

應成，帶携我們吃些喜酒，也是好處。」他一隻手揪着八戒，一隻手扯住婦人道：「親家母，帶你女婿進去。」那馱子脚兒起起的，要往那裏走。那婦人即喚童子：「展抹桌椅，鋪排晚齋，管待三位親家。我領姑夫房裏去也。」一壁廂吩咐庖丁排筵設宴，明晨會親。那幾個童子，又領命訖。他三衆吃了齋，急急鋪鋪，都在客座裏安歇不題。

却說那八戒跟着丈母，行入裏面，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，磕磕撞撞，盡都是門檻絆脚。馱子道：「娘，慢些兒走。我這裏邊路生，你帶我帶兒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都是倉房，庫房，碾房，各房，還不會到那廚房邊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好大人家！」磕磕撞撞，轉灣抹角，又走了半會，纔是內堂房屋。那婦人道：「女婿，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，就教你招進來了；却只是倉卒間，不會請得個陰陽，拜堂撒帳，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娘說得是。你請上坐，等我也拜幾拜，就當拜堂，就當謝親，兩當一兒，却不省事？」他丈母笑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。我坐着，你拜麼。」

嘆滿堂中銀燭輝煌，這馱子朝上禮拜。拜畢道：『娘，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？』他丈母道：『正是這些兒疑難：我要把大女兒配你，恐二女怪；要把二女配你，恐三女怪；欲將三女配你，又恐大女怪。所以委決不定。』八戒道：『娘，既怕相爭，都與我罷；省得鬧鬧吵吵，亂了家法。』他丈母道：『豈有此理！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？』八戒道：『你看娘說的話，那個沒有三房四妾？就再多幾個，你女婿也笑納了。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戰之法，管情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不好，不好。我這裏有一方手帕，你頂在頭上，遮了臉，撞個天婚，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，你伸開手扯着那個，就把那個配了你罷。』馱子依言，接了手帕，頂在頭上，有詩爲證：

痴惡不識本原由，色劍傷身暗自休。從來信有周公禮，今日新郎頂蓋頭。

那馱子頂裏停當，道：『娘，請姐姐們出來麼。』他丈母叫：『真真，愛愛，憐憐，都來撞天婚，配與你女婿。』只聽得環珮響亮，蘭麝馨香，似有仙子來往，那馱子真個伸手去撈人。兩邊亂撲，左也撞不着，右也撞不着。來來往往，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，只是莫想撈着一個。東撲抱着

柱科，西撲撲着板壁。兩頭跑暈了，立站不穩，只是打跌。前來蹬着門扇，後去撞着磚牆。磕磕撞撞，跌得嘴腫頭青。坐在地下，喘氣噴噴的道：「娘啊，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，撈不着一個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：「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，他們大家謙讓，不肯招你。」八戒道：「娘啊，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啊，你招了我罷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女婿呀！這等沒大沒小的，連丈母也都要了！我這三個女兒，心性最巧，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簪錦汗衫兒。你若穿得那個的，就教那個招你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好好好！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；若都穿得，就教都招了罷。」那婦人轉進房裏，止取出一件來，遞與八戒。那獸子脫下青錦布直裰，取過衫兒，就穿在身上；還未曾繫上帶子，撲的一躄，跌倒在地。原來是幾條繩緊緊纏住。那獸子疼痛難禁。這些人早已不見了。

却說三藏、行者、沙僧，一齊睡醒，不覺的東方發白。忽睜睛抬頭觀看，那裏得那大廈高堂，

也不是雕梁畫棟，一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，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。沙僧道：『哥哥罷了罷了！我們遇着鬼了！』孫大聖心中明白，微微的笑道：『怎麼說？』長老道：『你看我們睡在那裏耶！』行者道：『這松林下落得快活，但不知那猓子在那裏受罪哩。』長老道：『那個受罪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昨日這家子娘女們，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，想是半夜裏去了，只苦了豬八戒受罪。』

三藏聞言，合掌頂禮。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，飄飄蕩蕩的，掛着一張簡帖兒。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，却是八句頌子云——

『黎山老母不思凡，南海菩薩請下山。普賢文殊皆是客，化成美女在林間。聖僧

有德還無俗，八戒無禪更有凡。從此靜心須改過，若生怠慢路途難！』

那長老，行者，沙僧，正然唱念此頌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：『師父啊，細殺我了！救我一救！下次再不敢了！』三藏道：『悟空，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？』沙僧道：『正是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莫睬他，我們去罷。』三藏道：『那猓子雖是心性愚頑，却只是一味慳直，倒有些膂力，挑得

行李，還看當日菩薩之念，救他隨我們去罷。料他以後再不敢了。」那沙和尚却捲起鋪蓋，收
拾了擔子，孫大聖解韁牽馬，引唐僧入林尋看。咦，這正是——

從正修持須謹慎，掃除愛欲自歸真。

畢竟不知那獸子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